

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竝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

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謩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

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及及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仄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又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末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

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宜汚渚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

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微倖之不可爲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爲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爲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
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
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
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
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
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
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旣昇勢自跼縮今
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
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瓊秀之資處掌中
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
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擣勤敷肆肯之恩布惟新之
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
命出總歧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
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遠
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總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
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
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
由是豺狼入於牢穿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

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况士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異州旣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怕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逕於武

關而聲出嶠澗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拔翼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驛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躬擐甲胃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

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
蔓結播我人心王陰察州司寇求寇蠹獲應賊書人
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
殺謀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
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
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
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
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
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已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
三曰詢善也國之彛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羣

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
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
天成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
命預授兵符惟大總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筭今者顯
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彛器而杖杜
遣宴甫率於舊草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
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
主然策勲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
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迸擒殺
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
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
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蠶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
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
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
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
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
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
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

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
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
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
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
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咸聳干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蔡俟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
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
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
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
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薰灼加闕葺之質異革桀驚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
生槎枿之英猥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鑿輿順動郊圻
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
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弄泥惡貫梟
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
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閒豐陰貨兇謀既緩雷霆之
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嚮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
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郿邑略灞澹以揚旆瞰
苑囿而下營土伐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

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
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
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
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嚴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
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
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
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
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

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
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
於光秦門外盡銳於神麇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
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
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言尚
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
飈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
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
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
聲指麾而驅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

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
交先而霍耀鬣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
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
諫賊之心脅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
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
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
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耶以及酉
來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
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

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
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
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
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
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
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
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
欲乘凌留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
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
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

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
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
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
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
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
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
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
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
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虞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
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

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
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設內再造
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鎬澹乎
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
吉甫之文武缺郟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
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其官奉
露布以聞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一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甦心
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
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
臻曩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
風流滯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

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

謬蓋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愴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肯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

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

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苟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勵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

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于禁田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澤官濟理之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

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

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
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
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
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
故曰唯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
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
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
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閑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

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
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
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
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
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
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
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
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
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
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

善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

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

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

以及戕賊之禍故春

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

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

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

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

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僣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

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

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
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
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
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
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
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
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
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
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

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
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
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
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
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
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
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
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早在致乎精
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

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

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書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

命於比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制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封今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史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

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豐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

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

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

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君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梯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爲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動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文粹

卷三十三

乙百三十

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戒勵一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恕死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
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
命所屬謂之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
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
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
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系墟建侯唐社地居感
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慶
大業幾饑師旅民胥怨咨請見咎徵昭于玄鑒備聞
卑聽所不刃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
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高宇徵要荒之辯髮輯兆庶

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久安有
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
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傳
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
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勅力輔政無
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謌獄訟聿來唐邸
人符神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
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
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祗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

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苾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爲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皇厭理萬機凝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溫文旣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

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
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
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
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
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其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
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嘒乃道故丹朱商均不
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
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

祚長乂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海厭于勤倦緬
慕汾陽將保靜願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
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
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
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
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翼爾末清汝惟從諫宗
社將異爾復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
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鼈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峴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二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代嶽謝成于天子孫白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燾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者欲言瘖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

唐文粹 卷三十一
辭曰

未有人云則有彼天于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
轉兮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末年自我自度兮
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
博學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
寶兮富有無訖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
其德于地全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
日出暉輝兮風來薰薰甘露霖霖兮卿雲氛氲民曰
五皇之生于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
幸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

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
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
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蔑
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倣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
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
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
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
解焉間屬寇虞乂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

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異馮禋禘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

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堯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靈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寧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邳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鬯光耿四海玄德真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壺

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擘權綱
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款太乙進正臣以端
治表禮故老以求謹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
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敷消發倉
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
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鳧寶昭臨然猶古訓是
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温恭敬遜承太任
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靈動
乎絕域又以敬飡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
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

制未錫其教寬底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
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
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
陰翳和景晏温卿霽網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
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倫暨藩衛邦伯
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粹輝光日新大
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温潤鏤鴻明之德神寶
焜耀薦萬斯之年丕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
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
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懼

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招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棕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郵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受至聖遺大授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

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
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
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
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
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比狄矜功耗蠹中
國種類磐牙根抵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作
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自有餘年旣而龍祠埋滅攜
國欵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
之志爰命梟將舉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芻
幘碎輶輻六羸逖逃貴女生還刻滅妖迹剷除醜類

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
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
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
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
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
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奪晁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
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子所不捨
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暮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
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

乎由是台宰自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
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
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
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已以俞之雲漢爲
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
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
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
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
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
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朕聞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恡改過朕嗣
服丕構居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
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
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
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
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
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已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搔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見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

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于不德祗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旣隱亂獄滋豐朕旣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

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

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赦於諸州

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林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國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未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

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側隱而何間

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曝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摧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

天宜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末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本乎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

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

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

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滯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

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浴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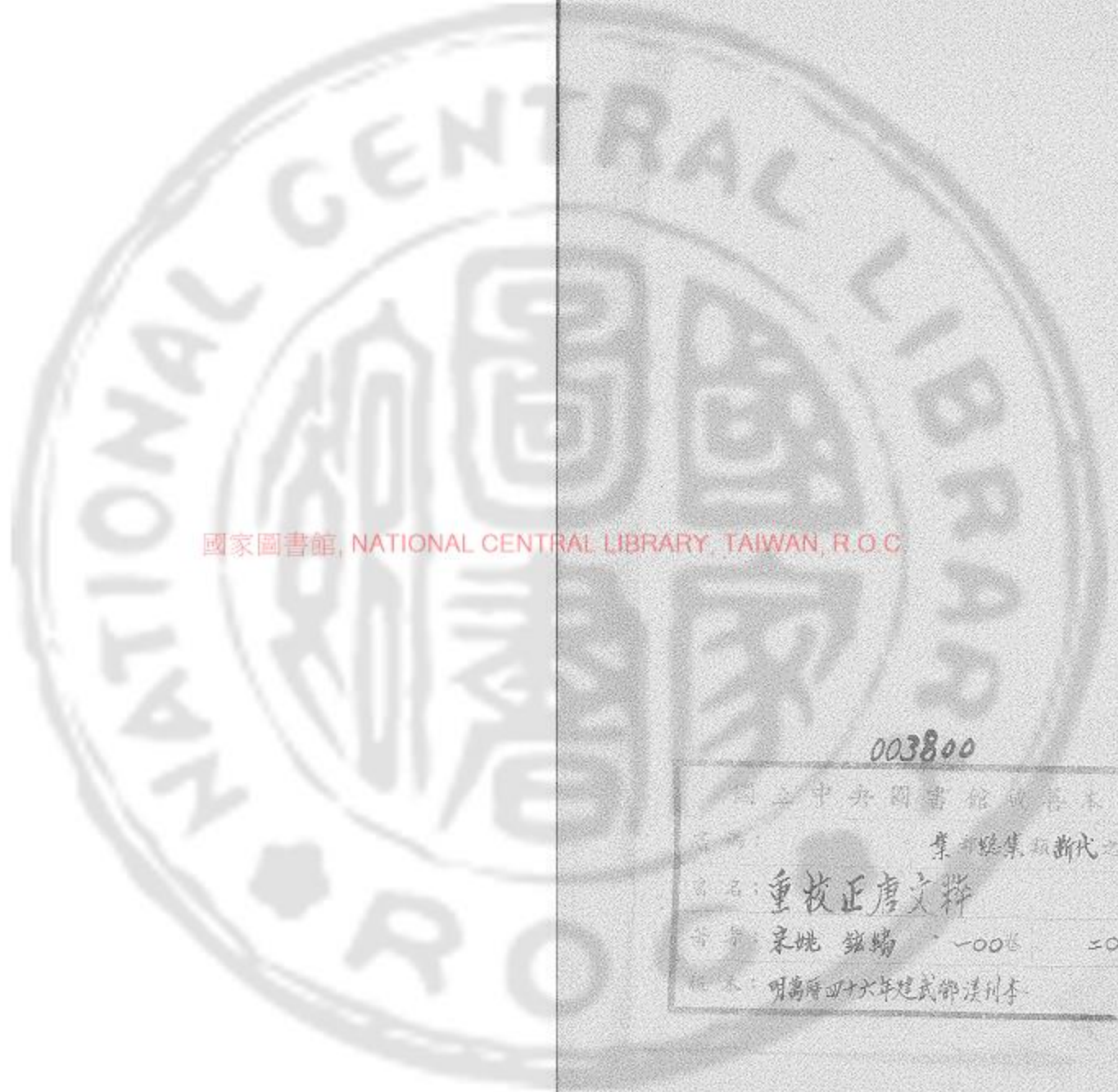
不達反戾于厥衷阻衆興戎結豐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惇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唐文粹

卷三十一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03800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本
集部總集類新代之文
書名: 重校正唐文粹
著者: 宋姚 鉉端 一〇〇卷 二〇册
版本: 明萬曆四十六年建武館漢刊本

尺寸
(公分)

20.9 x 15

14057

20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文乙 總一十三首

帝王八

謚冊二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哀冊六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績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五

謚冊二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哀冊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

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續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燿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徯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庾庾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二年諒闇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射而厚物蓋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圃不傷麋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

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將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氣泠凶邁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一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

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生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明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威藩以大自曾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途莫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稷

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騰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稷滅息侯王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譏口於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寶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懔但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崇丘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未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旣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玄覽載籍逃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真氣呈祥總衡朱黻熊軾龍常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暄日滔天泯夏蕩拒黎元阡危宗社提劔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

門咸闢殊物顯命彛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
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命負宸君臨仁霑動植化
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樸抵壁藏金商
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換應變雷動乘
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
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階
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鞞遐通沒
羽沈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櫟陽杳
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與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
期末年玉几奄及金滕遂愆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

而上僊攀帷展以孺慕抱劔舄以纏綿嗚呼哀哉虔
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
儉德以爲譽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
遵地肺背沃野之神臯越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
迹眷新豐之舊里筵哀噎以留思旒翩翻而顧指悲
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
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
故野蒼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
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躋厚地
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人誰前誰

後炎吳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
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
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
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
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
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某覽
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
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

遠清徽方閔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辭曰

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昭可收對越唐勛族著玄化
家傳縉雲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
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
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
戎衣光啓霸政宏謨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遞翦
獫狁咸誅閏位不虞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
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修風順軌
凝圖奉睿青夙同規玄珠協契發輝三五聲明遐裔
泛野休兵靈臺儼華升巖藏銑遵河奉壁學肆徐輪

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荒
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塲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囿
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質馬服來儀
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瀟露飛甘
卿雲呈絢松莢望幸瑤華方薦仙舟劔術星飛告變
凝沴氣於升年掩曙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
飛弦罷佾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
展軫效駕端圭司日迫靈心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
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長術經柏梁而徐轉邁蘭
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

周營甫寤漢啓泉闡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兮
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
不歸嗚呼哀哉嶠陵玄壤嶠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
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違
仰高大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大業方昭遺風
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
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
應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

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
畫攢毀帝雕輶肅軻縞紼霜迴丹旆雪引御窆臺之
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懸夢之
凋陰禮奠收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
式揚鴻懿咨睿烈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
龍蛟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
掃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續成前慶身佩星斗
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

業移朱邱春誦夏弦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
鵬舉提象鸞飛鑿乾羅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
賡歌撫弦堯親更睦媯德通羶萬寶阜成四門光闕
宵衣若厲道風猶尼野接翹車殿橫儒席留連縞燕
婉孌詞客潤治泉魚恩周卉毳鞮譯鶯輪要荒走幣
削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
天意難誣旖旎祥錄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莖搖厨
龜負綿檢鱗銜斗樞孝思罔極宗庸克賽親幸國陽
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蛻幃暖蒼壁森羅明祗肅對
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盖遙封岱丘馱紫寅之

阨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
嗚呼哀哉惟幾在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空室
景沴攝提悲纏昱日羣臣奉於末命天下悲乎晏出
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執赴辰龜謀人兆犀鞞移輜
喝苦挽於香掖咽酸筵於罍曼彤階晶晶兮露驚月
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渭
橋之度幘朔飈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
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踈杏之原長覺深松之
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宮倚那我后復幸
方中委冠劔於泉安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
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
行睿宗大聖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
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齋塞
周青幄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
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繚眇擗司常懷庶物其涕迸
感衆靈而影彰睠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
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

重熙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
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祇庸服儒踐其成式
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子事周母
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
塞而自開固推皇躬仍陟元台鳴牝構孽紛虹肆災
颺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曠心
忘我帝力鞅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
宗廟率祀郊丘肇種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默汾道
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
陋伊祈之莫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
崇於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閒館
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
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
顧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
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
外羣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蜃輅迎轉龍幌戒徂
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笏挽遲遲而徙靡旃旌戀戀以
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
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滑川盡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

嗚呼哀哉粵羲軒之建子姒兮令問傳其不已猗簡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謁華露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綽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劔神期武貴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

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績不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龔箴就列縉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加德馴戎狄讐竄塞不驚塵琛賁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春朱草非煙繽紛

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可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謠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爲雨於宸極哭成雷於

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
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擬將行兮肅穆
似有覩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送望暮山兮謂來嗚呼
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隧營金阜之
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末夜兮藏晝終
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
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
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

子移殯於太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
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
衣素雲塞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光庶雨泣於
浩穰萬靈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奠
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
未隔降睿旨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詩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
孝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
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
封殊翦桐承祧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在謳誦薦至

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
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
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
揆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
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廟臣朝昊天天縱神聖
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
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
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齒劔
上黨納罕趙魏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

王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鑽就戮
廻戈受烹始以止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
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卻昆蟲咸若調其玉燭
狗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頌正朔範合合士大興太學
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旣張五刃已藏蠻夷戎羗
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劔以高晏戲魚
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
謂於羲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
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鸛語謂百年之可十嗟九齡之
不與當凝旒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

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
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
靜寐謝鼎湖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
宮愁驚同軌之遽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
蕭設文物前列酌玉竿以宵奠駕金根而曉發出朱
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
天作豐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
馬鬣永秘龍顏鱗有逆兮曾觸髻欲升兮尚攀朝百
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栢兮未拱閣生苔兮
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興衆感於萬井
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
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
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穹而罔極嗚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
某伏惟大行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
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
淮水秉靈四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之孝
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形天下伏以

未貞誥命脫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
顧茲冲眇上荷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最繼體
纂圖申長信之供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
于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包逮下
之仁嗣任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淨宜錫丕祉壽如
同陵昊蒼不憝艱棘儀及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恤
茹荼叩心罔極今禘鬯先遠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幽
嚴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謚法
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易大名謹遣攝
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册上尊謚曰莊憲
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
與大陰方祗未末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册文 夏侯攷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
卯嗣皇帝臣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
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配沙麓而
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耀空蘊於方祗秘景莫
觀於圓魄卓爾絜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傷哀竊慮墜大寶而天意
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垂末命退省蒙固上感

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儀雖閔慈旨長存莫追
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
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
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
揚茂烈傳休聲率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
僚稱贊備陳徽教克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森禮容
於金祀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享鴻休實憑玄祐謹
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
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
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薦享與

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
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
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
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
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躡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
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及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

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忠順
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勤琤珩垂則
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
應物通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眇側績包九亂
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冲履正
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
時昌祚延國貞誕歆皇支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未地紀絕維
月輪韜景辰興不豫德音彌整馬鬣無對鶴珠斯屏
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
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佩於魯城今冥
求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
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求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
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
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哀哉
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
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攢宮月曉雲帶黼髮風牽絳旒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皇帝慕切充窮誠殷遣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範於長陵戢神輝於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獲武王躍魚墮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作令于唐至哉坤德沉潛剛克竒相月偃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紘紘是則訓自閨闈風行邦國七廟肅祇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爲美伏羲當責亡軀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宸肅清垂旒光赫光洸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略鴻業大勲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夷慕化九戎稟朔沈璧大河泥金中嶽

巍乎成功翕然嚮風乃復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
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胥悅謳誦載隆鼎祚
既穆璇樞已肅庶保大和長介景福如何靡怙而降
斯酷后弄孫其未厭人喪妣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
扶服九親號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不豫
兮構氛沴而成災逢冰霜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
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子其得兮顧
黎元曰念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遠哀邈終
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
氣緒廻互泣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三啓兮同軌

畢赴湘川不從兮洪塋蓋祔古則祀闕今也儀具嗚
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晝月厭河洛
兮不臨去嵩卬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
闕旋六馬兮頃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
兮夷猶覽舊物兮新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
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
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烟即宮闈於夜
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嚴兮百靈拱
殿園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
呼哀哉攝帝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

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
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哀哉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衮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
獨孤氏薨粵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
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
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
列位黼黻周庭輅升玉綴軒欽珠璽皇帝悼驚掖以
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遺命六宮而哀送
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詞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
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綱大倫
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
婉麗貞仁惟昔天鑒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
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
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
越在哀莞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
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緇
敘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叶成王化慈厚諸女
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

訪問後言讌遊夙退內和羣娣動有矜海外睦諸親
泣辭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
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王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
去昭陽兮官然乘雲駕兮何在在人代宛兮如舊炎涼
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
之貞未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聖春兮南登
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金翠外
無像兮中有憑合簫挽以橫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
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佇極容衛以
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廻御
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南臯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
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么惋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
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綫無
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
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
神兮是與非耳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璵陳迹
留於金肥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十一
一百五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文丙 摠九首

弔古三

許由先生廟酌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袁皓

雷霆一

上天鼓文 程浩

軍政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纛文 獨孤及

畏途一

招北客文

祛癘一

送窮文 段成式

責檄二

責龜文 王岳靈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酬文 柳 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
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酬于

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
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蒼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
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
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
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業自滋
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
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
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
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倚歟先生山水齊

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弟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寄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
中偕隱胡爲得仁而死者蒼苔古木蒼雲秋水翳兮來
何依兮去何止撥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
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
易暴兮又武謂墨線兮胡顏一吒兮忘饑若有謂兮
于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
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
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

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
昏暴資溶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
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
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
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萬
姓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
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
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
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

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篳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
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
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
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
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
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
心有神乎化爲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
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
遑俄選感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
如泥濘松栢至勁粉爲枯朽鼉皮擊考而魍魅睽腸
龍頷觝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萬像
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
山培塿齷齪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
天之近遠當懼驚寃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
白日雨歇長虹霽後列缺緩轡玄冥假手蓄殘怒之
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

今若爲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羶行天闕跼蹐之首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形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靈之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燾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荅敢有象恭滔天構壘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萬毒毋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

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溇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斲梟獍以釁鼓封鯨鯢于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絳驂無汰輶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今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魍魎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爲神祇羞尚饗

招比客文

蜀之先曰蠶叢兮縱其日以稱王當周室凌頽兮亂無紀綱泊乎杜宇從天而降鼈靈泝江而上相禪而

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卑溼其風脞脆蠻貊雜處滇棘爲鄰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云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溼爲瘵爲癘氣滯蟄以中人吾知重腿之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澗澗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劃附于太白渤滴礪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感縮盤渦下旋鼉鼉三峽兩壁亂峰如戟呶呀屹崒瀕洞劃圻高于天霓雲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爲婦人衒服靚粧遊于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灑瀕翻天感地震吼雷怒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權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遷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拔刺爭餐蜀之東不可往北客

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峰相連
日月廻環闔于山巔巒崖盤嶽天壁夔絕陽和不入
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
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煙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
傷骨江水噴激廻盤紆縈棧壁綠雲鈎連相撐繩梁
喋虛傍杳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
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
鳥兮或如獲倏往還來幸不落或有豪猪千羣努鬣
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牛脩角
如劔餓虎爭肉吼怒闕闕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
之輶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
流林岸爲之頽傾碎騰狃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
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形貌類人言
語不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啖肉持槍挾弓依
草及泉務戰與功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
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足
而纍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
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

橫巨廬江隔閩百蠻吁彼漢原上當漏天靡日不雨
四時霧然其人如魚爰處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
狎狎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
之路毒瘴下凝白日無光其氣營營暑雨下濕黃茅
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
不知造化兮何知此方些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
去來兮

其北則有劔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豁豁高岸嶙峋
上挂南斗傍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
中有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峩峩上覆慶雲
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
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而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
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
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
窮船判筒而槽比籥而問細臬纏幅楮飾木偶家督
被酒請穰窮將酌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嚙齧歷
感循陰索隙管葦瀹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族燐敗
衣網身惡覷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去覘嗾巫欺癡

燒衰燼數楮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腹腸噦
喀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
幅窒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感以是而歿者去些
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垤酒泔短淺不禁以是而
歿者去些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
隱括無形神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况天之與
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遠焉則吉凶之祥假子
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稽疑必先蔽昆命

宜蠲割誘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
天下之覺壘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
帝帝辛毒痛匪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
不浮于辛量德之休明也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
行誰不解禮矣夫義禮之輿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
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
其徒寔繁吾不殫悉考夫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
不如子之長定妍蚩者鏡也鏡之明不如子之知銘
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矛楯俾吾反惑於古人孰謂
子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䟽淪澡雪仰止蒙

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丘生遇拒季布善盼已虞國
僑哉必以剝桂刻漆非材木所願拔鷓裂冠非禽鳥
所欲當潛伏滄灣違禍罾罟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
不免氓之蚩蚩熒惑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三載溺
羣公之故也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面
爲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敦倫於元氣
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
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旣成冠者五六
人才子六七人皆簞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泐

洞江干興飛壯心舞曳齒冑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
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實禍堦於沙岸
垣死府於花帶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
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覺豈相及爾
岸不啐吼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俾水術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蟬捫空呼天迄死不
救倏恣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
棄珠之泉沈彼綵舩實去夜藏舟之壑與夫觀右山
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未匹斯甚使
搗竿求父之子投箴請弟之兄奏篋篋傷妻之夫庶

波濤狗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行哭失聲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
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
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爲魚於歷陽
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
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爲過
之所或天涯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
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
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僊閣北距靈宮足可效
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爲殲蒼生竊司命之契况之人

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異猛火烈山而莫焚大
浸稽天而不溺旣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
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
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島流波耗纔可接
腋於井蛙詎持頤於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
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
竇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
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
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手之湯匪徒
歇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尊於君人時

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省囹圄去桎
梏爾奚得恃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辜於止獄之候
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訴地府黜爾
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蓄訴
速周處擊劔長逐孽波深搜爾若遁逃則焦僥東請
長臂者灑灑之又於雄棠比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
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
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
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羸毛終難必復矣
僕亦宜念五六月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
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
旣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
圖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文丁 總一十五首

傷悼 題哀辭後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
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竒竒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躊躇，繒纒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剪屠，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鬼鬼結兮天沉沉鬼神聚
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
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
毒生人萬里朱殷漢繫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
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眴
眴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
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甲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衆在崇山兮
峽谷露芘芘兮蔓草風蓊蓊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
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

橫萬里兮抽恨弔群山而寫悲懟凶將兮我辱悼勇
夫之狄纍彼前鑿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
焚旗有樂鷹兮復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廷兮短兵
錯膚鈍刃兮血染鏑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
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
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爲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

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興辭而弔歟

斯碑之材昔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
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
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
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擎
踞儼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
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
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壞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

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階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臬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綉而服臬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黥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怫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

碑寃可予知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祗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興

剡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

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雍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

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滕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剡谿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滕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闕剡谿滕之流也滕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滕而已予所以取剡滕以寄其悲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殫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伏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爲之

擒其繫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
謂之死永永湮沉或曰死矣曾是切商弦之心絕國
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犬視斷斷流沙無波陰山
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
虜鬼生者虜臣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
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絲中阻君初奉役
意氣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
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
不疑固用貼危羗戎髮髯坐刃我師倉卒闔胷血殷
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
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懼
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
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
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
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
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絜于身儉
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

要官叅劇務如刀劒發劓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蝸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

其休示反

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衮衣

公先人亦贈司空

有泉者

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莪莪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昭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

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父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腎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葶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
 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妣前鄧州南陽
 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
 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荆榛狐
 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
 姿亡兮何若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
 哀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埋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
 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

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
 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
 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准
 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嗶嗶不輟
 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臯契獨暮華勛吾與至之
 談空覈玄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之期諸晚歲
 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
 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
 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醑平昔共歡
 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飶子必吾嚔目想道周

斬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署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

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於光化最爲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佞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

不得施蚩蚩之眚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珪爲璧以棲其魄乎

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其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莫存

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名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爲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凌遲假手于兄鬱爲宗師乃登憲闈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霧濛濛薄汗我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丘明爲恥玄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其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垂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悵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焉呼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

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編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弗敢遺愴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縉紳屬目歛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

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
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
華釁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
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
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
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
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
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
人循環徃復何日忘此而况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
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祗
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
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
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
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

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又貞元二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

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忠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

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末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群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爲此文盖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

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四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論甲 摠一十三首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禪一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吕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二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震于畜木未嘗
 在罪春滋乎葦荼未嘗擇善踞蹻焉而遂孔顏焉而
 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
 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
 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
 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

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
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
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
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
而拏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礪礪芒義
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
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
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
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
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

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
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
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
顯時以不肖叅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叅焉故其
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
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
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
常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
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拏拏然提無實
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

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以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榭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君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
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
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
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
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
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
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
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陆危而僅
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
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

沈非天曷司與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
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
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
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
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
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
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
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
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
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

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與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日膚謂晦爲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

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
 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
 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
 曰生按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
 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
 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
 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
 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登堯民
 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反引天而歐由是而言
 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
 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
 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操
 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
 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
 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
 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
 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

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
 用不用朕臚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鋼張
 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
 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
 因諂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
 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
 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于色矣所以
 得乘時而進又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
 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
 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纒三世而
 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
 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
 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
 者上輒怒曰敢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
 周公狼跋而東鴟鷂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
 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
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
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
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
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
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
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
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

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
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
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
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
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
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
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
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

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與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與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

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腴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

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

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垂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威強未大不掉之

咎與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狗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

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比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拏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

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

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宋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罔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

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浮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日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百

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耻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知命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厲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

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惟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鑿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鼂錯請

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滂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曩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吕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

交阻偶語間與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
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
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旣而鸞輅龍
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
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群后因犬牙
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
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
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
誼痛其將亂鼃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
忌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

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
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旣崩高后
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署祿產之位宜序
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
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
脣齒預閑覬覦之心不踐姬魯之路克復明辟決自
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
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害又盈物無兩大以
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啓疑乘大政以速
謗赳赳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

寔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王莽皆以假道儒術

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

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復威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群議

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蠶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網之獄成闔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旣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

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焯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

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彼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容或吁殷周之或夢或上憂勤日吳之若是然後爲理邪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諫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

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
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
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
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
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
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
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
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
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
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
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
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
於魏史策旣載彰明可知百王旣通行萬代無異辭
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
乙之圯耿盤庚之徙宅厲王之居璇平王之避戎其
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
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

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
錄者皆閨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
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
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
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
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
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虐此中夏斬伐之
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
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
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
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
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
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
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
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
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
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閨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
昭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四

唐文粹

卷三十四

二十三

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文粹
卷三十四
百五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五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論乙 摠一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羸秦論 劉蛻

蕭何求繼論 程晏
四維論 柳宗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逆論

辨私論 牛僧孺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論相 杜牧

上論 李華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

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

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

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
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
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
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
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
遇天下仕曾不終用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
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
而曰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
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
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

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
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
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
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
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
人矣夫何異也且卜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
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
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
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服其道敬其事乃孝也

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狗彘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塌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

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
 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
 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
 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
 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
 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
 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
 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惟人
 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孟故為賢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
 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
 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
 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
 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
 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
 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
 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
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
 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

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
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
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
中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
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
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
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
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
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
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

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
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
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
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子孫
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
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
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
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
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
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

予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

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

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即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與仲曾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與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羸秦論

劉 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意不欲秦用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

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與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六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義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

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與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淳淖之汚寧固於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

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

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叅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叅爲堪其後故爲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與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四

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敗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且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

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始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魮魮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

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奉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非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

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且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群臣而子黎昨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哉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

子吕后復稱制天下王吕氏子勇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吕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吕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吕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吕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之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列而股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於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恙然是亦爲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亨羶腥與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與妄與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楊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旣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唐書卷三十三

一百六十六

唐書卷三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六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論丙 摠九首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五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郈

春秋無賢臣論
秦穆謚謬論 皮日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甲論 陳越石

讓國一

吳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温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盖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大

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與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

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
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
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恩安
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旣如
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
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
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
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

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
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
之禮非醕酢禘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
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
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
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瘖天下詐極則賊
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
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
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
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

昭與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爲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

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與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惟康王垂拱圉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

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縛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長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

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

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

詩有洞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歟元勳佐漢舉信是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二韻十三韻二十韻

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

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

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

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叅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